經濟類編

武功 六十三之四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三〇三六 號
一九三 函
一一 架
四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〇三六 號
四二 冊
三六六 函
二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28）
函號	366 78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

明北海馮琦 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九

攻守 三十二則

墨子非攻篇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廐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廐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黑白之辨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義與不義之亂也　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

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之愚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并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鬭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橈乎哉罪

死無殺以譚其衆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剥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利之神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卒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

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弊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粮食不繼傺食飲之時厠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

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于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還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罰之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祇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

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薦草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還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越王繄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晋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

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藥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爲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來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傅子之爲馬然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絶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諍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爲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爲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爲說而將不可察者此也

公輸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强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旣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

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備城門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强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服問守此十二家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問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爲度塹之

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戸皆令鑿而幕孔孜之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爲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塗之持水麻斗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涿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以錮金若鐵鍱之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關入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披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衝及櫳樅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犂壁皆可善方二步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大蠡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瓮亦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鐕容石以上者一戒以爲湯及持沙毋下千石三十步置坐候樓樓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

三面客傳之夏蓋亦上五五十步一藉車必爲鐵纂五
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
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
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
八尺後十三尺亦上稱議衺殺之百步一木樓樓廣
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輣居坫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
十壅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
積雜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櫓廣四尺
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賾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
[illegible]一丘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

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鬭俾倪廣三尺高
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
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
五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
鑿內後長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貍
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爲坎
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
廁與下同圂之廁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
陣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
城上五十步一樓梋梋勇勇必重土樓百步一外門

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
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
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
什長屬一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
尺爲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
信可任事者二舍共一井爨灰糠粃杯馬夫皆謹收
藏之城上之備渠譫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挺長
斧長椎長茲距飛衝縣批屆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
內三尺而一爲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
二升以上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

同處不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
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爲壘
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
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
爲高磨衞使重室子居卞上候適視卞能狀與卞
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內而來我面使穴師
選本匝而穴之爲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
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
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鍤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
鐮柄長八尺十步一斸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

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義毋得上城寇在城下牧諸盆罋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

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桓吏四尺爲倪行棧內閈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代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若城場皆爲扈樓立竹箭天中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

之乃足以守圍宕焉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填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積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

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壍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谷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鞈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爲月明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傅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滿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

用四櫜穴且愚以頡皐衝之疾鼓櫜熏之必令明翟
櫜事者勿令離竈版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穴者與
版俱前鑿亦版令容弓參分亦疏數令可以救竇穴
則遇以攸當之以弓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弓版而
郄過一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烟烟通疾鼓櫜以熏
之徒穴內聽穴左右急絶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
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
艾與此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爲連鑿井
傳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爲鑿井愼勿失城早
內高從內難鑿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斲井中伏而
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皐必
以堅杖爲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
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盆
蓋井口毋令烟上泄旁亦櫜口疾鼓之以車輪轀一
束樵染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寇內口鐵鎖
長三丈端環一端鉤鼠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
二尺一柱柱下傳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
員土柱大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
窯皆爲穴月屋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寒穴門
以車兩走爲蒀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陳爲度令人穴

中四五尺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爲窯
客三員艾者令一窔人伏付窔一旁以二橐守之勿
離內弓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弓內
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弓長七尺穴中爲環利
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
偏已而移版鑿一偏頡皐爲兩夫而旁貍亦植而敷
鈞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
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
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
筵陜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人壇苣長
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外
諸籍車皆鐵什籍車之柱長丈七尺亦貍者四尺夫
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籍車
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籍車夫長三尺四
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
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
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冠闔池來爲作水甬
深四尺堅慕貍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
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
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

代長七寸我間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
蚤長四寸大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
之目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擊凡輕
重以擊爲人數爲薪樵擊壯者有擊者弱有擊皆稱
亦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爲
大殺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
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
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
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備高臨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爲高以
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
弩俱上爲之奈何子墨子曰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
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
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弓之枝機藉之奇器之然
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
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
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
寸左右縳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
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
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

鈎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傳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鹿卷收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羅矢

備梯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狹爲度環中藉幕毋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施荅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閒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施劍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

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
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
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
城希裾門而直桀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門有
鑪炭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
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
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
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
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
兵施什夜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
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　城内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
城地中偏下令耳亦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
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内水耳並船以爲
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轒轀
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人
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爲異命食
以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
上爲射機疾佐之

備突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

尺爲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
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
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門旁爲橐充竈狀柴
艾寇即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　禽子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
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大鋋前長尺蚤長五寸兩
鋋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未穴隊若衝隊
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令亦廣必夷客
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摶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
以爲外面以柴摶從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

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
之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
爲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閨門廣
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維
敷上堞爲斬縣梁酧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
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壞因以內壞爲外鑿亦間
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爲再重
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
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
尺部廣四尺皆爲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貍一

尺兩杖合而爲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
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
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舃下高丈上九尺廣長
各丈六尺皆爲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
鑿廣三尺表二尺爲寧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下
爲度置火亦杢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艾
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貍
者三尺樹渠毋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木
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上
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

三十步一龍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
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敝裕新布長六尺
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欽
水缻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爲卒乾飯
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堞外
行餐置器備殺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缻大
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堅爲斗城上
隔棧高二尺剡亦一末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
閉也救闉池者以火與爭鼓橐馮塡外內以柴爲燔
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爲

狗犀者環之墻七步而一冦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冦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横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亦上𦖋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桐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蔾皆長極亦戶戶爲環壘石外埻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鑪有兩甂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葢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

入退則皆図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穴殺有鼠竄爲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内爲傳士之口受參約枲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爲矩戟短弩虿矢自足穴徹以鬬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銎木尿尿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客三十斤以上

埋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傳置
具全牛交槖皮及坫衛穴二蓋陳竈及艾穴徹熏之
以斧金爲斫杘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
爲斤斧鋸鑿钁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
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槖槖財自足以燭穴
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盆盛醯
置穴中丈金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洒目
備蛾傳　禽子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
斷以爲淮程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不止後射既
疾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

之忽者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
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爲
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寸旁廣五尺高五尺而
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刃其
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瑣敷縣二脾上衡爲之機令有
力四人下上之勿離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
在六步一爲纍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
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爲鐵鏁鈎其兩端之縣客則
蛾傳城燒荅以覆之連篗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
間廣大以圉犯之𧑴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

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家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鑱找長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為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其一後荅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荅為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一尺一枚一節壞

斵植以押盧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釫而斵之經一鉤禾樓羅石縣荅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荅隅為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畾爵穴十尺一下壤三尺廣其外轉牖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㙳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貍之

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椅五步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入火燒門縣火次之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必或破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迎敵祠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

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
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
已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
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舉
屠酤者置廚給事弟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葆
循溝防築薦通塗修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
城修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閹二人掌左閹四人掌
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
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
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
奏之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墻無以爲客
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實斂
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
還皆爲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
而譟所以閹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
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
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修義詳唯乃是
王曰于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廈
以勤廣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
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

干問右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鈌禾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兎之旗五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菼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

守城之法後有積樵薪有積萑茅有積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王愼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平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部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

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在他於左肩中軍置之胸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罋於道之外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圜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葕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爲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多財民好食爲內

牒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
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
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
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利不
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
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
城者以亟傷敵爲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
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
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
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城守城將
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
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
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
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
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
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
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
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
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
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

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
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
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
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
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而所以備姦也里缶
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
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
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
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
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
從令者斬諸竈必爲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愼無敢失
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
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及離守絶巷救火者斬其
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缶令人
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
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
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
無敢讙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
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駮
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

除五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
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
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闘
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闘者隊二人賜上奉
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輔
將如令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
豪傑與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
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
先分守者人賜錢千復之三歳無有所與不租稅此
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

二人勇敢爲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
戮門尉晝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
上逋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
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
不悅謁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曰斷之衝之
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諸門下
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
功有能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
好侵侮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出

而還若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
舍爲人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
客卒守主人及以爲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
其邑或以下寇謹備之數録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
守與階門吏爲符符合入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
者衣服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
者操節閉城者皆以執毚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
行者斷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
諸城門吏各入請籥開門已輙復上籥有符節不用
此令寇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

從軍斷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輙人隨省
其可行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爲守備程而署之曰
某程置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
卒民有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
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
治而擅治爲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
界輙牧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
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令爲除死罪
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
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

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搆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搆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之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亶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亶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請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曼延燔人斷諸以衆彊淩弱少及强奸人婦女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廷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爲荅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

三老守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

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理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鄗守必自

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横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譽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内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盡射冠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黄金二千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宫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九上上

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
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
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墻必三重墻之垣守者皆
累瓦釜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莞閉必須太守之節
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
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閨者非令
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
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
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
弗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
在蓴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敹得皆
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
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
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
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
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
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
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
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
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

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爲異官父母妻
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
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爲之樓內環爲樓樓入葆宮丈
五尺爲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畧視之布
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
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爲養其親若妻子爲
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
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
賜而欲爲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
欲爲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

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
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
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
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
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
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
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
人客至堞去之愼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
出之爲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
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

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室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嚻駴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鬭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

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
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
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
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
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
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傍高丈爲埤堄立初
鷄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
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
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
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
杼廁利之

雜守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
土俱上以爲羊坽積土爲高以臨民蒙櫓俱前遂屬
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守耶
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
政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
趣射蘭爲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愼無使顧守者重
下攻者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
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
凡待烟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

木樽之左百步又百步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愼無使顧賞審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慮恚㦧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乃息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距阜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閻術可要塞及爲徼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唯弇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强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槧再雜爲縣梁聾竈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

又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平旦弇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急日暮出之令皆爲徽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亟走入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

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石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冠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

木各以長短大小一矣形相從城四靣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王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一人縣候靣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趍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爲竹箭箭尺廣二步剪于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掺者名百步一隊閣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芸烏喙袾葉外宅溝井可窴塞不可置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

令皆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鷄狗烏鴈牧其支革筋角脂腦羽彘皆剥之吏檡桐自爲鐵錍厚簡爲衡柱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𣲵本爲擊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内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内之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蘭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枱城矣以軺車輪軲廣十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率屬家而城方三里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

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獎
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
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
玉女秦人來侵去絳七十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
文公授之園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illegible]
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獎也
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
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
以此人是霸未有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
櫓也嚴親在圍趣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
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
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
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
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
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
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

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我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抜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于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抜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

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享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

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兎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晉明帝時陳光上疏請伐吳詔令攻壽陽蔡謨上疏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無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

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

魏世祖將入寇大獵於梁川宋文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王鑠鎮壽陽遣左軍陳憲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墻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乞地眞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眞魏主引兵還

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世祖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

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之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内繫以彄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一揖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於質

魏王嘉與劉昶寇壽陽步騎號二十萬齊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内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

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决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

東魏丞相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興孤虛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

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珽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巳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為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解圍去

唐玄宗時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厲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絶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

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鬭遂為賊所圍張巡乃修守具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勝入巡預于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鏁大鐶搬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以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于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士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

座中皆爲泣下霽雲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垣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至城下大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于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玄宗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眞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死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炅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決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炅扼其衝要南夏得全

朱泚黨所據惟長安城出戰屢敗泚以爲憂乃急攻奉天造雲梯高廣數丈上容壯士五百人城中洶懼渾瑊迎其所來鑿地道積薪蓄火以待之賊攻南城韓游瓌引兵嚴備東北賊果併兵攻之推雲梯上施濕氊懸水囊火矩矢石所不能傷賊已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無名告身千餘通授瑊使募敢死士御之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之激以忠義皆鼓譟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會

雲梯轒轀地道輪陷不能前却火從地出須臾灰燼賊乃引退於是三門出兵太子督戰賊徒大敗李懷光引兵西先遣兵馬使張韶齎臘表間行至奉天値賊方攻城驅使塡塹得間入城代宗大喜城中歡聲如雷懷光亦敗泚兵于醴泉泚遂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杜牧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迺束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横終唱患禍故牧作守論

論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鐵鉞鈍含弘混貸煦育逆孽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顚傾而後爲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爲寇伺吾人之顚頓天時之不利則將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

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闒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下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緣綵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澒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郡之術永戒之哉

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

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
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不可不爲之備乃完城塹繕
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
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犨先示之
弱伺其無備襲擊殺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
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
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爲勁兵况吾家久食陳
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
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
州北爲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舂
磨寨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
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
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
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
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
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
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
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後唐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

應官軍者皆不果明宗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明宗從之

燕慕容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彊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遂破之於圍裏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龕面縛出降悉定齊地

後漢郭威以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

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陜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温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已而士卒新受賜于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劃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什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千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高宗時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轄

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夔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陀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熈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寧宗時孟宗政權棗陽初蒞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綢鈴自警銙

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
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
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師完顏訛
可擁步騎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潴
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
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
夜掘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
深坑防地道刱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
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刲土城頹樓
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
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其傳亚城金
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葦蒙火
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
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
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
糧儲金頓兵襄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
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
金人于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
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
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追

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

經濟類編卷六十三終

經濟類編卷六十四

明　北海　馮琦　纂
弟　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楝　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武功類十

謀計　五十一則

劉向權謀篇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于謀慮而後考之于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

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于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于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于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身處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呂覽貴卒篇　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遫爲上勝之同則遲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有所餘臣不得

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荊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魯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為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為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

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趙簡子使成何涉佗與衛靈公盟于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佗捘靈公之手而擠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于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佗而斬之以謝于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

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也好利而鷙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智伯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廧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

夫智伯之爲人麤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遇轅門之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

其科乃有他心不可子愼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柰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
國者權重忠信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
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
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
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
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
何如對曰死僇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
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
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
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王之政也耕三年韓魏
齊楚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
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謀我爲
之柰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
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
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楚絶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
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故子
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

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爲王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鬭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鬭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

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義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
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
如賂之以撫其心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
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illegible]此乃公孫衍之
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illegible]李帛之下
南梁之難韓氏請救[illegible]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
之孰與晚救之[illegible]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于
魏不如早救之[illegible]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
我救之[illegible]我伐韓而受魏[illegible]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
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兵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
之[illegible]晚承魏之敝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
侯曰善[illegible]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有齊國五戰
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
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
與勿救鄒子曰不如勿救段干綸曰勿救則我不利
田侯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哉田
侯曰善乃起兵甲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臣之求
利且不利者非此也夫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
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敝魏邯鄲拔而承魏

之敝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
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敝大破之桂陵
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
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
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為燕東兵為
燕取地也故為君計者不如按兵不出齊必緩緩必
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
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
權懸於君矣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
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
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
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
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
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
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
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
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
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
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

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秦蘇秦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秦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楚使黃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

歇乃説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

李斯説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何

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
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
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
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
強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
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賫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
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
客卿

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
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
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絶功德宜爲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
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
稷絶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
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
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
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
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齮保宛城堅
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
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
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
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
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
死者未收傷者未瘳[illegible]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
宛繕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
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
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
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
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沛公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張良說曰
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

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
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
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
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
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
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
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
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
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
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
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橈
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韓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
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
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

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

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埶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鎭趙撫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

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帝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東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耶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周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已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

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饟道

東漢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邳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

獻帝拜袁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

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稸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

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曹操議欲奉迎車駕徙都於許衆多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韓暹楊奉安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從之及帝

都許以彧爲侍中守尚書令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與彧籌焉

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顔良文醜爲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强衆以伐曹操兵埶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强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

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冑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

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劉表許之不

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于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于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

孔融上獻帝處劉表疏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

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縣遠禄位限絶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表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絶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埶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諸葛亮上勿正吳罪疏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絶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

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

晉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賫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除

殘亂者正爲明公驅除耳伏惟殿下應天順時踐登
皇祚勤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毋明公當察勤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橐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鎭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爲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鎭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

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
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
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
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
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
棗嵩田嶠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
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又幽州
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爲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
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
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
爲信然勒簒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
爲其後患沉吟未幾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
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
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
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
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
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
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
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
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

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
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
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
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
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
求援幽都效舍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
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
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
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
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
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
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
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
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使其
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

趙王倫敗盧志勸成都王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
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
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
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

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顗納之遂以毋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顗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

北魏世祖嘗引崔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周尉遲迥知丞相楊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携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

齊王問時務於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強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并吞者此失于不用強富也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粮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

多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
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
彼自破矣齊王深善之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
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
彼以爲常我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
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
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
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
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等爭
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
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
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
將即可擇便橫度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
以前彼雖示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
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
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
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
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

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尺置六拍竿高五十尺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乘舴艋大小有差晉州刺史皇甫續言陳有三可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效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

唐李淵入臨汾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諸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奬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絶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不破必爲擒矣

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舍之而去君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屢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自弊于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靳孝謨以蒲津中潬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率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鋭沿流東指直向江東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冲幼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闒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揮而定也乃遣其黨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日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鋭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唯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密讓將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興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德

敵以尉氏應密祖君彦往歸之君彦珽之子也博學強記文辭贍敏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帝即位尤疾其名調宿城令君彦恒鬱鬱思亂密得之喜引爲上客越王侗遣郎將劉長恭帥步騎一萬五千討密而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車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于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率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死者十五六密讓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號魏公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拜讓司徒單雄信徐世勣爲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彦藻邴元眞爲長史祖君彦爲記室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各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遣彦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于密

玄宗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

令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余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勅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必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淸河客李蕚年二十爲郡人乞師於顏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淸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于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于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乎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蕚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蕚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係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備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

大振
德宗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用是時巡後將安入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不暇安敢復勞誅鋤哉

陸贄言賊泚勢窮援絕李懷光乘勝芟翦易若摧枯而寇奔不追師老不用每沮諸帥進取之謀若不漸思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今李晟奏請移軍臣嘗以問懷光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籍顧因此敕下依晟所奏而別詔懷光曰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本欲委卿商量適陸贄廻云卿言許出遂允其請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上從之時李建徽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贄復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遛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旁助建徽元惠之衆附麗其

營不相統屬俾之同處必不兩全今宜托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illegible]使促裴詔書至營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illegible]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李懷光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建徽走免懷光又與韓遊瓌書約使爲變遊瓌奏之德宗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故敢恃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宮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豈能爲亂德宗曰[illegible]此若朱泚何對曰陛下既許將士以克城殊賞將士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取富貴誰不願之泚不足憂也德宗然之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德宗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儒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

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
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夜至守將
遽內之賊衆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言于
穆宗曰自幽鎭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
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
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大衆其心不齊未立
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
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
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
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
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
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
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顏選諸道精兵餘悉
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
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
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界已數月不進
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况其月費
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
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
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

不許即用度交鬭許即人心無憀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

後唐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鉄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後漢自永興河中鳳翔三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將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恃矣威從其策衆心始附於威

宋欽宗時張所以蠟書冐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

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留之乃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王雲至真定斡离不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斡离不粘沒喝亦使王汭等來欽宗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劫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淸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

相動者
李綱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于上群臣輯睦于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眞定懷衛濬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

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欽宗詹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高宗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爲趨陝之計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不能用謀十八則 附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即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

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
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
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
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
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
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
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
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
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
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
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
齊必弱齊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
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六百
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
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

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人何重孤國其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
攻趙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尚書
習秦事今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
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之
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曰
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
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
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以
國事願於因計司空馬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
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外恐諸侯
之救秦必受之秦受地而郤兵趙守半國以自存秦
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諸侯必懼懼而相
救則從事有成臣請爲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
名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
日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
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
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爲秦刀筆以官長而
守小吏未嘗爲兵臣請爲大王悉趙兵以遇趙王不
能將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
王願自請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

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爲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疾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曰繓病鉤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梱纏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劒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趣甚疾出諔門也右舉劒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劒徵之於柱以自刺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嗞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公孫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爲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

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屛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

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
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
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
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

漢韓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
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
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
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埶糧食必在其後願足
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
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
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
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
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
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

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不從

曹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晉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在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

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奸豪所在風扇王
綱弛絶人懷利巳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
誠深憂之未知討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絶
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火之盛于
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
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
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
無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
之衆掃凶逆于諸夏寧帝室于關中此桓文之舉也
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僞爲鷹揚將軍率衆五
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
降光僞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

北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縦日甚虐害
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
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
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
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黒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
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
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楊徐二州聲
言俱舉建業窮蹙魚遊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

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
爽并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
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
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
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楊州危逼
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
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未易
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
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世宗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
南諸軍事楊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

宋劉裕率師將討慕容超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
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
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
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
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
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
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
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
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
不能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

不能用謀

群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
賴盧若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
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迎
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
馬之險卒擒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
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既不能芟
苗守險又不肯徙人迯寇酷似劉璋矣

唐玄宗時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
弱無備玄宗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
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
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
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遛將失機會玄宗
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
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
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

前寵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踈或密或前或郤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僻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不得用翰以氊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氊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

後晉石敬塘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後唐潞王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毋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今誠與之和歲以禮幣約至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它夕二人密言於潞王潞王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

丹書以俟命久之潞王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文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潞王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潞王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潞王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潞王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宋度宗時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趍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

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庭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之

文天祥至臨安上疏帝昺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楊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

不能用諫

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命知平江府

從衆　四則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

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
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
可以結約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
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爲之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
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
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
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
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
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
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
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
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
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
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
謂也愼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
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
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
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
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

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
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
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
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
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
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
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
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
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楚方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
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
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
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
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
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
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
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
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
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

會衆參之主也三卿爲室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
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
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
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
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
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
吾辠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
籍偃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曰聽命焉若夫子
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
魚叔魚曰待吾爲子殺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
與龢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祏訾祏實
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
也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咨於耆老而
後行之司馬侯見曰聞吾子有龢之怒吾以爲不信
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龢大夫非子之任也
祁午見曰晉爲諸侯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
使服朝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爲子從何必龢盍密和
和大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
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爲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爲

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爲諸侯諸侯無二心及爲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爲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荊之盟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享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餘於是加寵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餘田而與之和

李翱從道論　中材之人局于書而惑于衆而傳言違衆不祥書云三人占從二人之言翱以爲言出于內則可守而爲恒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言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黨言皆是耶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恒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違害者心是而非之視利者心非而是之故所以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嗤嗤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

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懸怡怡然如畏當言而嘿者三遊同而器異則嘿待近而責遠則嘿事及而時未則嘿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愼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嘿于衆小人嘿于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者一伸而邪者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千人和一人和一人訥則見在是矣雖欲言之辯而訥之矣當是則見在是和者人之喜嘿者人之怨吾寧從道而催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以辨之難易而較是非也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不知乎曰未也君子怯于名而勇于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之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辭獨語嘿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盡在此而已矣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